

时光里的株洲年

湘江边的百年龙灯队

李卉

两湖地区熏起腊肉,海边人晾晒干货,超市里循环播放起拜年歌曲,一排排新年礼盒传递着浓浓的丰收喜悦...

腊月二十三(1月25日),春节的鞭炮声、锣鼓声似乎已经传到了耳边。... 在南洲镇湘东村,“请龙”是春节里最重要的事。

春节里最重要的事

在师兄们的谈笑间,时光被拉回到45年前的那个春节。记得也是小年前后,父亲带着12岁的涂建飞来到本村张师傅家,一块肉、一坛酒、一段的确良布料是拜师礼...

“百家油”泡灯芯

舞龙那天,家家户户会早用晚饭,随着夜幕渐渐降临,鞭炮炸响、喇叭震天,人群从各家涌向一处,鼓乐暖场后,火龙终于登场,它翻飞、遁地、跳跃、缠绕,一举一动,牵动着大家的眼光...

常见的表演形式。专门描写南宋都城临安风情物事的书籍《梦粱录》记载:“南宋行都临安(今杭州)元宵之夜...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之状。”

在百年传承中,龙的制作过程,更是充分体现了集体的智慧与力量。制龙者往往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龙头龙身均由竹木编制框架,再覆盖画有龙鳞的布料进行装饰。

早些年,涂建飞他们也尝试过购买现成的机制灯芯,要么是纸张吃油太多,燃烧时烟尘浓重,干扰队员施展,影响演出效果,要么灯芯过粗,火势难以控制。

那些叫做“龙儿”的娃娃,都有一段相似的故事

每到小年前后,便不断有人联系火龙队,郑重送来请帖“请龙”,火龙队也会一一回帖,约定仪式具体事宜,体现尊重。一些碰上重大喜事,或有特别诉求的家庭,还会请求将“出龙”地放在他家。

湘江迤迤、款款北去,这个江边村落,依据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规矩,将需要“请龙”的人家依照下游至上游的规矩排列好先后顺序,龙灯队依次前往,寓意人往高处走、步步高升。

草长莺飞、橙黄橘绿,万物生生不息,四季又走过一个轮回。再过几天,火龙将再次在这个湘江边的村落腾飞,在传承了百年之后,每个湘东村人都深知,仪式虽然承载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就如同舞动“火龙”的那根撑杆,终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邻里年」的香与甜

肖斌

“廖晚英!”父亲一声怒吼。正在和王阿姨、胖子阿姨聊得高兴的我妈一回头,看见铁青着脸的我爸。妈忽然想起来,惊叫一声,转身从雪地里跑回去。

这是我妈第二次把过年熏的菜烧糊了。第一次是前几年,她把我爸每年过年都要买的猪头给烧坏了。... 过年做饭很麻烦,我和两位阿姨一商量,每家请客一天。

“过年做饭很麻烦,我和两位阿姨一商量,每家请客一天。这样本来要辛苦三天,变成只辛苦一天。”妈看着我们疑惑的表情,主动解释了原因。

“可惜了猪肠子啊。”我妈说猪肠子不仅是我爸的最爱,而且其他大人也喜欢吃,难得过年有机会吃一次,却被她给毁了。因为这事,她自责了好久。

我们睡觉了,雪仍在下,屋檐下也慢慢开始挂起了冰柱子。妈在昏黄的白炽灯下,为我们做新棉鞋。

初一一大早,不知道几点钟,工厂周围的村民放响第一挂鞭炮之后,平房

最早起的人也跟着响炮了。平房放鞭炮就放在自家门口的走廊上,每家的鞭炮都像自家放的,距离太近所以听起来爆炸声特别大。

高温大油炸风干的猪皮,炸出来的猪皮颜色白白的,样子卷卷的,就像零食,一点都看不出是猪皮。咬在齿间,“嗤——”一声,一小块散开,像无数精灵飞入舌尖,化为无形。

人一天,平日吃饭的桌子就不够用了,我妈特意把收藏在杂物间的小桌子找了出来,让我们这些“小大人”坐一桌。

“来来来,开饭啦!”随着我爸一声吆喝,大家笑呵呵地开动了。大人们推杯换盏,孩子们满嘴油光,云雾缭绕间,我不知不觉就吃下了两碗饭,打着饱嗝揉着肚子,可眼睛还在盯着桌上的菜挪不开目光。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这种邻里间一起过年的搞法没有经历过,也慢慢开始挂起了冰柱子。妈在昏黄的白炽灯下,为我们做新棉鞋。

湖南有句俗语:“大人子望插田,细仔子望过年。”细仔子望过年是因为过年有好吃的、好玩的。我如今已是“奔七”的人了,加上现在物质条件极大丰富,对于过年的期盼早已淡去。

在我看来,过年时最好玩的事情莫过于放鞭炮。那时我手头没什么钱,平时是舍不得去买鞭炮玩的,只有过年,得了压岁钱,才会跑到日杂店或是供销社将自己心仪已久的鞭炮买回来。

点个鞭炮,丢在小女孩或大姐姐的身后,吓得她们花容失色,哇哇大叫;丢到鸡狗边上,搞得鸡飞狗跳;丢进臭水沟或泥水中,臭水水泥水四溅;用破搪瓷杯或碗盖住,搪瓷杯或碗炸起老高;丢进水井里、水缸里、竹管里、罐子里、墙洞里,很快就传来沉闷的爆炸声。

偶尔遇到一些“哑炮”也不会浪费,这种所谓的“哑炮”,虽然没了引线,但火药还在。将这种鞭炮折断呈“V”字型,一个接一个摆成一个圆圈,黑色的火药都对着圈的中心点,然后点燃其中任意一处火药,冲出的火焰又会将对面的黑火药点燃,如此反复,随着火焰四射,一圈“哑炮”全部被烧光,看得我和小伙伴忍不住拍手叫好。

除了鞭炮,儿时每到过年,我还喜欢玩一种火药纸,俗称“洋炮子”,是用来做猎枪击发的火药。这种火药纸一张也就4开纸大小,两张纸粘在一起,里面布凸起的火药点,圆点里就是火药。过年时,我喜欢带上自制的火药枪,装上一粒小火药,在一群小伙伴面前扣动扳机,听到清脆的“枪声”,人也跟着得意起来。

如今的我已过了放鞭炮的年纪,对于电影的兴致也不似当年那般浓厚,偶尔看到小区的孩子们距离过年还有十天半个月就团聚在一起放鞭炮的场景,忍不住会想:如今的孩子对于过年的兴致,也和当年的我一样高吗?

春联里的年

易裕厚

俗话说过“过了腊八就是年”。每年从这个时候开始,老家的人就会着手准备年货,一天天数着阴历的日子,盼望着新年的到来。

村里的鱼塘欢腾起来,大小超市、集市也铺天盖地地推挤着年货。琳琅满目的商品、熙熙攘攘的人群,充满喜悦的笑容...年味就这样一天比一天浓烈起来。

记得那是1985年,在父母和姐姐们的共同努力下,家里的土砖屋变成了二层的砖瓦房,一家七口终于摆脱了挤居三室的窘迫状况,住进了宽敞的小楼房。

舅舅家的两位表哥从小就练习毛笔字,写出来的字也工整漂亮。每到腊月二十以后,舅舅就会从小卖部买回几张大红纸,横折竖叠,再剪裁,手起刀落间,几副对联纸就成了。

如今,传统的手写春联又悄然兴起。一些书法家在协会的组织下,进单位,下社区,到广场,为广大市民群众免费写春联、送春联。与此同时,一些书法培训班也火热开办了起来,那些稚嫩的小手有模有样地挥毫写起来,一个大大的福字送给长辈,瞬间就让稀松的年味浓郁起来,让过年的喜庆渲染起来。

春联,写着时代的变迁;春联,写满百姓的幸福。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在我的意识里,年的意义,都凝结在春联里。春联已成了一道照耀生活的亮光,悄无声息地传递着浓浓的年味,传递着我们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和祝愿。

贴在大门的两边。红红的春联,雪白的墙壁,相互映衬之下,格外显眼,既充满了喜庆的氛围,更写出了当时我们家靠勤劳创造好日子真实生活情景。

自从那次以后,每年过年时,母亲总会喊我一起去集市上买春联,或者从外地带春联回家,然后郑重其事地贴在家门上。慢慢地,我也就养成了过年贴春联的习惯,这既是新年的祝福,更是家风的传承。



「玩疯了」的那些年

牛八

地贴在大门的两边。红红的春联,雪白的墙壁,相互映衬之下,格外显眼,既充满了喜庆的氛围,更写出了当时我们家靠勤劳创造好日子真实生活情景。